

滇西北怒江流域

巴尼人的

民族认同与文化变迁

张曙晖·著



滇西北怒江流域

巴尼人的

民族认同与文化变迁

张曙晖·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惠 pphLh@126.com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西北怒江流域巴尼人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变迁/张曙晖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ISBN 978-7-01-012119-2

I. ①滇… II. ①张… III. ①白族-民族历史-研究-泸水县
IV. ①K2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3258 号

滇西北怒江流域巴尼人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变迁

DIAN XIBEI NUJIANG LIUYU BANIREN DE MINZU

RENTONG YU WENHUA BIANQIAN

张曙晖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210 千字

ISBN 978-7-01-012119-2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受到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经费

云南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联合资助

前言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将分布在滇西北澜沧江流域和滇西北怒江流域的“那马”及“勒墨”民族群体认定为白族的两个支系。“那马”、“勒墨”是与之相伴居的纳西族、傈僳族对他们的称谓，“白尼”和“巴尼”分别是他们的自称。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巴尼人（他称“勒墨”）虽然被识别为白族的一个支系，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巴尼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白族。另外，5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主要是按照斯大林的“四个标准”，政治色彩浓于学术研究。本书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客观文化特征研究法和主观认同研究法，从巴尼人的族源、族称、语言、宗教等方面对巴尼人民族认同及文化变迁问题进行学术上的再探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及 80 年代詹承旭、赵寅松等学者对巴尼人来源问题的探讨，由于缺乏直接有关巴尼人的历史记载，其依据大多限于巴尼人的口述。本书不仅借助巴尼人的口述史，而且进一步从与巴尼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白族支系那马人的史籍记载来考察其族源问题。据巴尼人的口述，巴尼人的祖先以腊雄、盖豪和杨孟杨等为代表的虎氏族、鸡氏族及木氏族，先后辗转于大理、剑川、洱源、鹤庆、丽江等地，后定居于滇西北澜沧江流域与那马人共处，大约在明朝中期，这三个氏族先后迁居滇西北怒江流域繁衍至今。清人余庆远认为“那马”何时流入滇西北澜沧江流域已不可考。然而，在《元一统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康

熙《大理府志》、雍正本《云龙州志》、乾隆《丽江府志略》等中都记载滇西北地区有“白”、或“𤎑”、或“老末”、或“刺毛”、或“喇马”等，这些人的源头都是𤎑人，只不过分布于不同区域的𤎑人因具体的环境出现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差别，总体而言，有坝区𤎑人和山区𤎑人，相对集中的大理坝区𤎑人至明代转而发展称为“民家”，而由于山区相对分割封闭的环境，山区的𤎑人群体则出现了各自的称呼。因此，元以后，“𤎑人”就已经遍及滇西、滇西北应属事实，那马人则应该是元以后史书中记载的分布在滇西北山区的“𤎑人”。巴尼人的祖先到达滇西北澜沧江流域之前的历史已无法考证，但从今天巴尼人与白族支系那马人相类的语言、原始宗教、风俗以及他们自认为与那马人的亲属关系来看，巴尼人与那马人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可能：其一，巴尼人的祖先与那马人同属𤎑人；其二，巴尼人的祖先即便不是𤎑人，来到那马人地区之后，逐渐为那马人所同化，融入到了那马人中。无论何种可能，巴尼人并非是怒江流域的土著居民，而是一个由迁徙形成的民族群体，在族源上都与𤎑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均认为，“巴尼”是“勒墨”的自称，与其他各地白族自称“白尼”相同，都是“白人”、“白子”之意，但今天大部分巴尼人却认为“巴尼”是一个与白族不同、种纯的单独民族。因此，对“巴尼”、“白尼”二者称谓关系的探讨是澄清巴尼人民族认同问题必不可少的一环。从巴尼人与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支系那马人和大理白族的渊源关系出发，后两者自称的出现是历史上由“𤎑”到“白子国”继而到“白尼”的过程，“巴尼”与“白尼”只是读音稍有不同而已，故“巴尼”的称谓是随巴尼人的迁徙带到了怒江流域。然而，由于巴尼人早在明中期就已迁至滇西北怒江流域，脱离白族母体太久，今天的很多巴尼人早已不清楚“巴尼”与“白尼”的关系，因此才出现了不认同白族之说。再从巴尼人的他称来看，

“勒墨”是“虎人”或“虎族”之意，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支系“那马”具有同样的含义，“勒墨”和“那马”只是读音稍有不同而已，而大理白族也曾存在崇虎习俗，一脉相承的虎图腾崇拜痕迹，某种程度上暗含了巴尼人与白族支系“那马”及大理白族之间的族属关系。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根据巴尼人的口述，得出巴尼语是白语方言之一的结论，缺乏细致和广泛的比较研究。以后，徐琳先生对各地现行的白语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白语分为中部、南部、北部方言，即剑川方言、大理方言和碧江方言。这里的碧江方言即巴尼语。然而，今天的巴尼人认为他们不是白族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语言不同。故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巴尼语与古代史籍记载中的白语及与今天各地白语之关系，发现巴尼语与古代史籍记载的白语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如与樊绰《云南志》^①中16个“白蛮语”词汇的对应达69%，与李京《云南志略》中“白人”词汇的对应达57%。笔者又选取60个现代基本词汇进行对比，得到巴尼语与其他各地白语相同或相近的词汇达80%的结论。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巴尼语与白语同属一种语言，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巴尼人与白族具有同源关系。巴尼人之所以认为他们的语言与白语不同，是由于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封闭，极少受到外界的影响，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彝语、羌语的元素，而大理等地的白语借用汉语远远超过巴尼语。

从宗教信仰上看，过去的研究往往仅限于对巴尼人原始宗教信仰本身进行探讨，并没有将巴尼人的宗教信仰与其民族认同问题联系起来。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巴尼人和处于巴尼人与

① 唐樊绰撰写的《云南志》，名称很多，最早出现的名称是《蛮书》，另有《云南志》、《云南记》、《南蛮志》等诸种，均为一书异名。本书所采用的本子是本芹在向达的《蛮书校注》基础上所做的补注，即（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本芹补注：《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大理白族过渡地带的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白族支系那马人以及大理白族三者之间的原始宗教信仰仪式、活动等细节的相似性发现，巴尼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与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支系那马人和大理白族表现出渐次相近的关系，即巴尼人的原始信仰与其曾经共处、地缘上更为接近且尚存原始宗教信仰的白族支系那马人几乎一致，从大理白族残留的原始宗教信仰中也能找到与巴尼人原始宗教信仰具有标志性一致的特征痕迹，由此可以推断，巴尼人与白族族属具有同源关系。虽然，巴尼人自认为只有以“祭鬼”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与大理白族的信仰不同，以此作为他们区别于白族的主要依据。其实，这只不过是因巴尼人缺乏对各地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所处环境有别、所受影响不同而导致的信仰上差异的客观认识所形成的表象化判断。

综上所述，从族源、族称、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巴尼人与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支系那马人及大理白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巴尼人与后两者一样，都是白族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的很多巴尼人为什么不认可他们是白族呢？主要是因为，巴尼人迁至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历史较早，脱离白族母体太久，加之生活环境比较封闭，较少受外界的影响，久而久之，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巴尼人正是把这些特点简单地认定为不是白族的依据；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自从巴尼人被认定为白族支系后，国家给他们的待遇自然按白族来算，但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却远远滞后于白族，因此，他们就想方设法说明他们与白族不同，是一个单独的落后民族，以此来争取国家政策对他们的扶持，这也是巴尼人不认可他们是白族的重要原因。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意义	2
一、研究缘起	2
二、研究意义	3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框架结构	5
一、基本概念	5
二、框架结构	12
第三节 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14
一、资料来源	14
二、研究方法	14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	16
一、研究思路	16
二、创新点	19
第五节 巴尼人研究的学术史	24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巴尼人的识别研究	24

二、20 世纪 80 年代——巴尼人的全面研究	28
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巴尼人的再研究	38
四、巴尼人研究简评	42

第二章 巴尼人生存的自然历史背景

社会经济及人口变迁	44
-----------------	----

第一节 自然历史背景	44
一、自然地理环境	45
二、历史沿革	46
第二节 巴尼人的社会经济变迁	48
一、腊雄迁入怒江地区时巴尼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48
二、新中国建立前后巴尼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50
三、改革开放以来巴尼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52
第三节 巴尼人的分布及人口变化情况	55
一、巴尼人的分布	55
二、巴尼人的人口变化情况	58

第三章 巴尼人的族称及变迁

68

第一节 巴尼人的自称	68
一、“巴尼”称谓之含义	69
二、“巴尼”称谓之变迁	75
第二节 巴尼人的他称	79
一、“勒墨”称谓的形成	79
二、“那马”、“勒墨”含义之变迁	82

第四章 巴尼人的族源认同及变迁 86

第一节 土著说及外来说 86

一、土著说 86

二、外来说 92

第二节 历史上巴尼人的身份 95

一、“那马”与僰人的关系 95

二、“白人”、“僰人”、“民家”的区别
及与巴尼人的关系 98

第三节 巴尼人的迁徙及原因 103

一、关于虎氏族的迁徙 103

二、关于鸡氏族的迁徙 108

三、关于木氏族的迁徙 110

四、迁徙的原因 112

第五章 巴尼人的语言变迁及民族认同 115

第一节 巴尼语概况 115

一、巴尼语通行区域 116

二、巴尼语的基本情况 117

第二节 巴尼语与史籍中白语之对照 121

一、《云南志》中的记载 121

二、《云南志略》中的记载 127

三、巴尼人语言的纵向历史变迁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130

第三节 巴尼语和大理等地白语基本词汇的对比 132

一、基本词汇之对比 133

二、巴尼人语言的横向变迁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143

第六章 巴尼人的宗教信仰变迁与民族认同	145
第一节 巴尼人的宗教信仰概况及其特点	146
一、巴尼人的宗教信仰概况	146
二、巴尼人宗教信仰的特点	149
第二节 巴尼人的祭鬼习俗及其变迁	151
一、封存于“万物有灵”阶段的祭鬼习俗	151
二、巴尼人祭鬼习俗的延续与变迁原因	153
第三节 巴尼人的宗教活动与民族认同	160
一、巴尼人在宗教信仰上的主观认同	160
二、巴尼人的宗教活动与其民族渊源	162
结语	195
附录一：“老末”、“刺毛”、“那马”、“喇马” （即“勒墨”）之记载	205
附录二：田野调查笔记	208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61

第一章 导论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自称“白子”或“白尼”。居于大理、昆明等地及湖南桑植县的白族，汉语称之为“民家”，居于维西、兰坪一带的，纳西语称之为“那马”；居于碧江、泸水一带的，傈僳语称之为“勒墨”；而居于贵州威宁等县的，共有七姓，被当地称为“七姓民”。^①此外，贵州毕节、四川凉山等地也有少量白族分布。分布在滇西北澜沧江流域、滇西北怒江流域的“那马”和“勒墨”民族群体于20世纪50年代被认定为白族的两个支系，“那马”、“勒墨”是与之相伴居的纳西族、傈僳族对他们的称谓，“白尼”和“巴尼”分别是他们的自称。

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巴尼人（他称“勒墨”）虽然被识别为白族的一个支系，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巴尼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白族。另外，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主要是按照斯大林的“四个标准”，政治色彩浓于学术研究。因此，本书将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民族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族称、族源、语言、宗教等方面，对巴尼人（他称“勒墨”）的民族认同及文化变迁问题进行学术上、学理上的再研究，目的在于充分揭示巴尼人的渊源、形成、历史发展及自我认同。

^① 《白族简史》编写组编：《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意义

一、研究缘起

笔者是大理白族，一直关注着白族研究的进展。结果发现，在白族研究中，绝大部分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大理民家（白族）的研究，而对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勒墨”（自称“巴尼”）支系和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那马”（自称“白尼”）支系研究成果则屈指可数。同为白族支系，学界对他们的关注和研究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整理有关“勒墨”和“那马”的研究资料及成果，随着对资料研读的深入，逐渐对这两个白族支系有了大概的了解。

“那马”自称“白尼”或“白子”，“那马”是纳西族对他们的称谓，主要分布在滇西北澜沧江流域兰坪县的营盘镇、石登乡、中排乡、河西乡、兔峨乡，现今约有 80000 余人，各方面与大理白族比较接近；“勒墨”自称“巴尼”，“勒墨”是傈僳族对他们的称谓，主要分布在滇西北怒江流域泸水县洛本卓白族乡，现今约有 12000 余人，与大理白族有较大的差异。据研究，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巴尼人，是明朝中期从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那马人地区迁来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所限，巴尼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有独特的婚丧嫁娶习俗，有浓厚的鬼神崇拜氛围，有自己的身份意识，与周围的傈僳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白族各支系中生存环境最封闭、保留古老文化最完整、发展程度最低的一支，20 世纪 50 年代，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

那么,滇西北怒江流域的巴尼人这个群体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什么把他们认定为白族支系?为什么与大理白族有较大的差异?他们的社会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于2008年7月初至8月底到滇西北怒江流域巴尼人聚居区进行了为期近一个半月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的路线是:从昆明出发,先到与巴尼人有密切关系的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白族支系那马人地区进行初步调查,然后到巴尼人的主要分布区泸水县进行摸底调查,接着到巴尼人的聚居地泸水县洛本卓白族乡,最后深入到洛本卓各巴尼村寨中进行细致调查。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巴尼人并不像大理白族和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支系那马人一样认为自己是白族。他们经常告诉笔者,“他们的祖先是腊雄,来自兰坪。他们与白族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还是衣着、饮食、建筑、生产生活等方面都不一样,他们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如果是这样,那么,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的结果应该怎么解释呢?为什么会在巴尼人群体中出现这样截然不同的说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在巴尼人广为流传的众多族源传说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真实?他们为何只有鬼魂崇拜而无其他宗教?这些都是对巴尼人的研究中仍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上述种种疑问,笔者决定对滇西北怒江流域巴尼人的民族认同及文化变迁问题作一番深入调查和研究。

二、研究意义

首先,民族认同及文化变迁问题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搞清楚民族群体的来龙去脉,探究民族群体的

身份认同,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认同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就巴尼人的民族认同来说,一方面,尽管巴尼人在20世纪50年代被识别为白族的一个支系,但是今天的很多巴尼人并不认可他们是白族,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再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对巴尼人民族认同问题开展研究,不仅能加深对巴尼人形成、发展历史的认识,而且能揭示巴尼人和与之相邻的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白族支系那马人、大理白族、傈僳族等民族之间的关系。此外,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多按照斯大林的“四个标准”,政治色彩浓于学术研究,本书更多是从学术的、学理的角度为之,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巴尼人作为分布在滇西北怒江流域的一个小群体,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与关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外来文化的渗透,巴尼人早已置身于民族关系互动网络中。可是,笔者从兰坪一路走来,一直到六库,在询问当地居民的时候,除了当地的文化学者对巴尼人有所了解之外,普通群众对巴尼人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他们知道滇西北怒江流域有傈僳族、怒族,却不知道有巴尼人的存在,巴尼人如同一个隐形的族群,几乎不为外人所知,正如有学者所说:“洛本卓的勒墨人(即巴尼人)居住在傈僳族和怒族之间的高黎贡山上,过去交通封闭,与内地白族失去地缘关联,犹如一个文化‘飞地’”。^①因此,对巴尼人民族认同及文化变迁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对巴尼人研究的深入,更是对巴尼人作出的应有关怀,是符合巴尼人

^① 杨新旗、段伶、花四波译注:《白族勒墨人原始宗教实录》,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需要的。

再次，运用民族史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巴尼人口述资料及与巴尼人有关的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从族称、族源、语言、宗教等方面，对巴尼人的民族认同及文化变迁问题进行全面研究。把巴尼人的民族认同及文化变迁置于整体滇西北地区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突出巴尼人应有的主体地位，同时，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关注巴尼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自身民族身份的看法。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传统民族史和人类学研究的反思，也有助于对特定民族群体民族认同问题的探讨，为类似的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框架结构

一、基本概念

（一）民族认同

关于民族认同的定义，学者们的解释既有不同的地方，又有相似的内涵。最有代表性的界定是，“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①

王希恩先生指出，“民族是人类群体归属的一种，因而民族认同也是人类群体认同的一种。然而它却有着不同于其他认同的两个特殊点：其一，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说到底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它基于物质生活。民族存在的根基在于人类文化的不同。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

^① 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